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SYMOND DE ROOVER



美第奇银行 的兴衰

左右欧洲政商的
金融帝国

〔美〕西蒙·德鲁弗 著
吕吉尔 译 丁骋骋 校 赖建诚 序

下
卷



经济史与
思想史丛书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RAYMOND DE ROOVER

美第奇银行
的兴衰

左右欧洲政商的
金融帝国

〔美〕雷蒙·德鲁弗 著
吕吉尔 译 丁骋骋 校 赖建诚 序

下

卷



经济史与
思想史丛书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下卷,左右欧洲政商的金融帝国/
(美)雷蒙·德鲁弗著;吕吉尔译. —上海:格致出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432-2885-6

I. ①美… II. ①雷… ②吕… III. ①商业银行-银
行史-研究-意大利-中世纪 IV. ①F835.4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2558 号

责任编辑 王 萌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下卷)

——左右欧洲政商的金融帝国

[美]雷蒙·德鲁弗 著

吕吉尔 译

丁骋骋 校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84,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885-6/F·1132

定 价 63.00 元

各家推荐

《经济学人》:

谈文艺复兴银行业的英文著作中,这本书是最重要的一本。

《美国经济评论》| 哈里·A.米斯基明(Harry A. Miskimin),耶鲁经济史教授:

这本书是光辉的杰作,是关于美第奇银行最权威的著作,对中世纪经济史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会计评论》| 龙多·卡梅隆(Rondo Cameron),国际经济史学会前主席:

用各种语言写成的文艺复兴经济史著作中,这本书是最权威的一本。

《哈佛法学评论》| 小约翰·T.努南(John T. Noonan, Jr.),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这本书是最好的一本介绍中世纪银行体系的,没有之一。

《近代史杂志》| 罗伯特·萨巴蒂诺·洛佩斯(Robert Sabatino Lopez),中世纪经济史专家:

历史上所有的银行中,美第奇银行是最有名的。但它之所以地位显赫,与其说是直接因为货币红利,不如说是因为豪阔者洛伦佐的诗句、马基雅维利的散文,以及美第奇家族花钱买来的艺术品。在现代历史编纂学中,美第奇文化权势背后的经济来

源一直受到忽视。每一位文艺复兴研究者都会提到美第奇银行的财富,但只有这本书讲清楚了美第奇银行的金融运营。

《文艺复兴季刊》| 尼古拉·鲁宾斯坦(Nicolai Rubinstein),佛罗伦萨史专家:

这本书关注了美第奇银行的历史发展,及其合伙人与经理人的性格因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制度和经济背景,这对非专业研究经济史的读者来说特别有帮助。

《企业重塑》(Turnarounds & Workouts)杂志:

经济史家雷蒙·德鲁弗将商业作为研究重点,奉献了这本分析中世纪银行与贸易的经典。这本书是杰出的学术研究与优美文笔的结合。作者基于中世纪史料,配有大量插图和图表(含宗谱图),使得这本书今天对我们的价值丝毫不逊于1963年初版之时。

斯滕·约恩森(Sten Jönsson),哥德堡大学管理学教授:

这本书是商业史经典之作,书中展示了琳琅满目的档案资料,作者的观点也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作者讲述了制度背景(高利贷、货币商行会、资产税),美第奇银行创建的经济环境,美第奇在科西莫领导下盛极一时的荣光,以及美第奇的组织结构。

保罗·斯特拉森(Paul Strathern),英国作家、毛姆文学奖得主:

雷蒙·德鲁弗这本《美第奇银行的兴衰》,是美第奇主题的名作,书中充满了出乎意料的惊喜,记录了遥远的美第奇分行的经营细节与经理人的行为失当,描绘了美第奇银行在1397—

1494 年间的有趣画面。

亨丽埃塔·M.拉森 (Henrietta M. Larson), “哈佛商业史研究丛书”

主编:

美第奇银行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欧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伟大时代之一。《美第奇银行的兴衰》是一项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关心的是银行业制度的发展,论述重点在于商业管理的过程。

赖建诚,《教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的趣味》作者:

美第奇银行是理解西欧金融史的根基性题材,是早期资本主义运作的优良范例,更是商业、政治、宗教交织的精彩故事。1965 年之后关于美第奇诸多著作,虽然琳琅满目,也有些新观点和新文献,但究其实质与基本见解,仍未能明显跳脱德鲁弗这本经典的掌心。希望中文学界能从这本著作中,学习深层的技艺:如何从档案史料,重构重要时代的核心议题,让另一个时空的异文化读者,也能感受到深刻知识的震撼。

丁骋骋,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关于美第奇银行,在世界史或专门史的研究中已引起关注,当然相关学者的引文无一例外都来自德鲁弗的这本名著。虽然由于资讯的发展,新史料的出现,关于中世纪银行和美第奇家族的研究仍然层出不穷,但关于美第奇银行的研究恐怕再无人能出德鲁弗其右。如果我们要把握未来金融的发展,有必要对金融早期的源头——中世纪晚期金融史有深入研究,同时再来对照一下近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脉络。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

上卷

管理教皇财富的银行家



下卷

左右欧洲政商的金融帝国

下卷



左右欧洲政商的金融帝国

目 录

下卷 左右欧洲政商的金融帝国

第 1 章	美第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钱庄与威尼斯分行	001
第 2 章	美第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分行、米兰分行和比萨分行	045
第 3 章	美第奇在欧洲：日内瓦分行、里昂分行和阿维尼翁分行	085
第 4 章	美第奇在欧洲：布鲁日分行和伦敦分行	145
第 5 章	美第奇银行的衰落期（1464—1494 年）	213
附 录		243
参考资料		260
译名对照表		298
译后记		362

第1章 美第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钱庄与威尼斯分行

佛罗伦萨钱庄

如我们在本书上卷第2章里所见，整个美第奇银行的总行与其佛罗伦萨的机构——即佛罗伦萨钱庄——之间应加以区别。前者位于美第奇宫的账房(*scrittoio*)里，其工作人员包括总经理及少数助手和书记员；后者位于朱门大街，在商业区的中心，离新市场——今天仍叫这个名字——一箭之遥。就是因为这家钱庄，所以在同时代的记录中美第奇家族被叫作在新市场的钱庄主(*tavolieri in Mercato Nuovo*)。^①也是因为该钱庄是一家地方银行，所以美第奇家族被要求登记为货币兑换商行会的成员。

换言之，佛罗伦萨钱庄就是美第奇银行在佛罗伦萨的下属机构。因此，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和经济实体，机密账簿的账目将其地位表达得十分清楚。有一个例子可说明此点：1408年（佛罗伦萨历法），利润达到1779弗罗林镑13索尔多11德涅尔。在留出279弗罗林镑13索尔多11德涅尔作为坏账储备金之后，剩下的1400弗罗林被分配如下：1/7（即200弗罗林）归钱庄经理朱利亚诺·迪乔万尼·迪塞尔马泰奥；6/7（即1200弗罗林）归乔万尼·德-美第奇和贝内代托·德-巴尔迪两人，即归管理着整个康采恩——包括全部分行及其分支机构——的两位合伙人。机密账簿写明，朱利亚诺是“我行的合伙人”(*nostro compagno*)，但他只在佛罗伦萨钱庄是合伙人，与乔万尼·迪比奇或贝内代托·德-巴尔迪不同，他不分享美第奇银行任何

其他企业的利润。^②

由于佛罗伦萨钱庄是一家地方银行,它从事货币兑换,接受活期存款并承诺替顾客拨付。因此,一位名叫罗索·迪乔万尼·迪尼科洛·德-美第奇的远房亲戚在佛罗伦萨钱庄有账户,并从该账户提款偿还给债权人。^③然而,佛罗伦萨钱庄的活动并非局限于当地银行业务;它也从事进出口生意,并广泛处理汇票业务。因此,1415年11月8日,佛罗伦萨钱庄售出一份200弗罗林的汇票,在巴塞罗那付款给西班牙羊毛进口商拉扎罗·布拉奇。由于他在佛罗伦萨钱庄没有账户,他通过自己的银行家马萨约佐·迪吉利奥和弗拉泰利兑现了汇票。^④遗憾的是,现存的记录无法让人看到作为两家不同银行客户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结清债务时所依照的程序。也没有文件显示支票(*polizze*)在何种程度上取代了口头给出的转账指令。^⑤最有可能的是,该新事物遇到了阻力,支票只被用作在存款人因各种原因无法亲自去银行时的替代品。

佛罗伦萨钱庄记录只有零星的片段从岁月的磨难中留存下来:1460年总分类账的其中几页,已被火烤焦;三份兑换记录(*ricordanze di cambi*),记录着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涵盖1440年、1455年和1477年;两份完整的资产负债表,附于美第奇家族首次(1427年)和第三次(1433年)资产税申报报告。也许后者对于给出佛罗伦萨钱庄经营状况的完整图景而言是最令人满意的。然而,它们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主要的绊脚石是中世纪的簿记员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不分类也不精简数据。因此,这样的报表未能给出现代会计所期望的信息。

每份资产负债表都是冗长的文件,由好几张对开的页面装订在一起形成一本小册子。较早的报表(1427年)在借方——即资产栏——列出了214笔账目,在贷方——即负债栏——列出了155笔

账目。^⑥由于将这材料原封不动地(*in extenso*)拿来出版不切实际,因此数据被浓缩,以摘要形式呈现在表1.1中。

表1.1 美第奇银行佛罗伦萨钱庄的资产和负债报表,1427年7月12日

		资产			
摘	要	账目数	金 额		
			f.	s.	d. aff.
现金账簿中的借方余额:					
留存现金		1	4 223	0	0
美第奇银行其他公司		3	11 087	21	4
合伙人提款及私人账户		3	2 891	0	1
库存货物		2	12	16	7
杂项应收账款		60	4 055	19	7
现金账簿小计		39	22 269	28	7
总分类账(<i>libro rosso G</i>)中的借方余额:					
库存货物		4	3 509	18	4
美第奇银行其他公司		7	6 102	25	3
在其他地方的代理行,不包括美第奇银行下 属机构		13	4 913	10	4
给政府机构的贷款		2	3 689	1	10
合伙人提款和私人账户		8	8 424	8	8
杂项应收账款		90	35 804	8	7
总分类账小计		124	62 443	15	0
兑换记录本(<i>libri di ricordanze</i>)F和G中的借方 余额:					
销售丝调和羊毛中产生的债务		19	4 910	6	2
机密账簿中的借方余额:					
福尔科·达多阿尔多·波尔蒂纳里		1	423	17	11
罗马分行(<i>i nostri di Roma</i>)		1	10 000	0	0
合计		214	100 047	9	8
		负债			
摘	要	账目数	金 额		
			f.	s.	d. aff.
现金账簿中的贷方余额:					
杂项应付账款		47	3 880	26	0
总分类账中的贷方余额:					
合伙人的私人账户		7	3 790	1	5

(续表)

		负 债			
摘	要	账目数	金 额		
美第奇银行其他公司		12	47 411	17	2
在其他地方的代理行,不包括美第奇银行下 属机构		6	6 717	23	1
杂项应付账款		57	13 489	3	2
总分类账小计		82	71 408	15	10
兑换记录本 F 和应付款账簿(<i>libro delle mandate</i>) G 中的贷方余额:					
购买毛织物和丝织物产生的赊账		20	2 355	25	7
机密账簿中的贷方余额:					
资本(<i>corpo</i>):					
乔万尼·德-美第奇和伊拉廖内·德-巴尔迪 ...		1	10 500	0	0
福尔科·达多阿尔多·波尔蒂纳里		1	1 500	0	0
未分配利润(<i>Sopraccorpo</i>)		1	2 938	4	7
应计薪金		1	280	0	0
坏账储备金		1	630	4	9
威尼斯分行(<i>inostri di Venegia</i>)		1	4 000	0	0
机密账簿小计		6	19 848	9	4
总负债和净值		..	97 493	18	9
资产对负债的超值		..	2 553	19	11
合计		155	100 047	9	8

资料来源:ASF, Catasto No.51 (Leon d'Oro, 1427), fols.1162-1168^v。

请注意,这份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并未收付平衡,资产比负债多出 2 500 弗罗林以上,原因要么是簿记员出了差错,要么很有可能未严格坚持复式簿记原则。总之,此超额很可能代表未分配利润。

对表 1.1 中呈现之数字的初略分析透露出三个主要事实。第一,佛罗伦萨钱庄侧重银行业而非重贸易,因为库存货物只占总资产的小部分。正如预期的那样,它把羊毛和丝绸进口到佛罗伦萨,并出口从当地毛纺作坊和丝织作坊购得的粗纺呢绒和丝织品。第二,佛

罗伦萨钱庄利用美第奇银行其他公司的资源,主要是罗马分行和威尼斯分行的,两者合起来是将近35 000 弗罗林(表1.2)的债权人。若此种情况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很可能是真的,那么结论就是佛罗伦萨银行业严重依赖外部资本,这些资本又重新投资到当地的贸易和产业中。第三,留存现金勉强超过4 000 弗罗林,比较而言,负债——主要是短期的——总计约为80 000 弗罗林。前者不足后者的5%。虽然人们不禁会认为这点现金储备是不够的,但不应忘记,在紧急情况下,佛罗伦萨钱庄将有美第奇家族的庞大私人资源的支持,包括流动资金。令人费解的事实是,在佛罗伦萨银行家和商人银行家当中,以微薄的现金储备从事经营是相当普遍的做法。^⑦该政策使得这些公司脆弱易损,也许可以解释佛罗伦萨银行业在15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严重商业萧条期间崩溃的原因。

表1.2 美第奇银行其他公司在佛罗伦萨钱庄的余额表,1427年7月12日

	f.	s.	d.	aff.
贷方余额:				
威尼斯分行	9 313	22	7	
罗马分行	24 735	9	8	
与塔代奥·迪菲利波合伙的毛纺作坊	698	2	5	
佛罗伦萨,以前的合伙公司(<i>ragione vecchia</i>)	1 544	8	11	
合计	36 291	14	7	
	f.	s.	d.	
扣除借方余额:				
日内瓦分行:米凯莱·迪费罗和乔万尼·德阿梅利戈·本奇公司	484	13	9	
科西莫和洛伦佐·德-美第奇和伊拉廖内·德-巴尔迪公司	1 586	1	3	
在罗马分行账上的硬币船货	10 000	0	0	12 070 15 0
合计	24 220	28	7	

资料来源:同表1.1。

对中世纪资产负债表的全面深入分析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妨碍:它们只是一列列的数字和名字,通常未对所列资产项目或负债项目作任何有意义的说明。佛罗伦萨钱庄的报表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作点评论还是可能的。首先,12 000 弗罗林这个数字代表佛罗伦萨钱庄的资本,其正确性是无疑的。^⑧此外,净值包含未分配的利润。该资产负债表还显示,准备金被留出用于应付薪金和预期坏账损失。这些储备金是否充足,就难断定了。

库存货物主要包括西班牙生丝和意大利生丝,只有一个奇怪的项目描述为“独角兽之角”(un chorno di liochorno),估价为可观的84 弗罗林。毫无疑问,它要么是独角鲸獠牙,要么是犀牛角。美第奇银行大概希望将这件博物馆珍品出售给一位收集稀世珍品或避邪物以防被下毒的专制君主。丝绸不是美第奇银行经营的唯一商品。由佛罗伦萨钱庄进口的羊毛大部分大概是受外国代理行委托的。当然,这样的账目要到收到的寄售商品被售出后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里,此时收益将被记入寄售人个人账户的贷方。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记在外国代理行贷方的最大账目是一笔超过3 600 弗罗林应付给伦敦的托托·马基雅维利和乌贝尔蒂诺·德-巴尔迪公司的原因,因为它运送了大量羊毛在佛罗伦萨寄售。

顾名思义,“合伙人提款及私人账户”这一项涵盖了由美第奇家族成员及其他合伙人提取的自用钱款。科西莫和洛伦佐兄弟俩在他们个人名下有多个账户。只有一次其目的得到显示:用于圣洛伦佐教堂的建造(*per il muramento di San Lorenzo*),这显然是一个与重建美第奇家族的教区礼拜堂和墓地有关的所有费用的账户。

为什么有些账户出现在总分类账里,而其他账户则出现在所谓的现金账簿里,其原因不是很清楚。显然,只有临时的账户在现金账簿里找到栖身处。一个上好的例子就是开给雕塑家米凯

洛佐*和多纳泰洛**的账户,用于建造枢机主教里纳尔多·布兰卡乔的坟墓。^⑨有一点是肯定的,该账户的借方差额不代表这两位著名雕塑家欠佛罗伦萨钱庄的钱款,而是付给他们的预付款,用于完成枢机主教的墓碑,最终可用遗产支付,因为美第奇银行是布兰卡乔的遗嘱执行人。

第二份资产负债表上所署日期为美第奇两兄弟科西莫和洛伦佐被执政的寡头政治集团放逐之前几个月的1433年5月31日。^⑩这是一个危机和动荡的年代。虽然和平已终结了损害惨重、旷日持久的卢卡战争*** (1433年5月10日),但并未带来喜悦:沉重的债务负担正使公共财政命悬一线,生意不景气,政治派别都在准备摊牌,一决雌雄。科西莫在他的第三次资产税(1433年5月)申报报告中为佛罗伦萨钱庄的财务状况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图景,他声称,佛罗伦萨钱庄在1431年和1432年因向处于困境的公社(the Commune)提供援助和总经理伊拉廖内·德-巴尔迪——他已与美第奇合作了将近40年(1397—1433年)——之死所引起的调整而损失了10 000弗罗林。^⑪结果,科西莫指出,佛罗伦萨钱庄一直陷于债务,并“通过汇票”借入多达40 000弗罗林。这个可怜人结束他的陈述时恳请税务官员考虑他的困境,给予他等额于损失和蚀本的救济。

当然,为了减少自己的评估价值,科西莫往往夸大佛罗伦萨钱庄的不利状况及自己损失的严重程度。然而,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他的

* 米凯洛佐(Michelozzo di Bartolomeo Michelozzi, 1396—14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雕塑家。——译者注

** 多纳泰洛(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 1386—1466),亦即Donatello,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雕塑家,年轻时与米凯洛佐都曾师从雕塑家吉尔贝蒂(Lorenzo Ghiberti, 1381—1455)。——译者注

*** 卢卡战争(Lucchese War)是佛罗伦萨挑起的针对卢卡城的战争(1429—1433年),它是15世纪前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一系列冲突的其中一次。——译者注

陈述中没有真情实况,那将是错误的。附于其资产税报告的资产负债表证实了他的说法,并显示确实“因为凭借汇票所吸纳的钱款”(danari tolti a cambio)——即通过销售由威尼斯分行和罗马分行承兑的汇票所筹集的资金——而存在 32 720 弗罗林镑 17 索尔多 10 德涅尔的债务,大概是这个意思。此外,佛罗伦萨钱庄因无汇票的虚拟汇兑(*cambium ad Venetias sine literis*,一种昂贵的借款形式)欠科斯坦蒂诺和安东尼奥·迪布兰卡公司 1 281 弗罗林,欠安德烈亚·德-帕齐公司 1 616 弗罗林。^⑫人们可能提出过异议,认为在 1433 年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字也许被做过手脚。但此说法缺乏说服力,因为在二号机密账簿(1420—1434 年)——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来源——中的入账条目证明佛罗伦萨钱庄在 1432 年和 1433 年遭受严重的损失。^⑬而且,在下一本机密账簿(1435—1450 年)中,直到 1440 年才有在合伙人当中分配利润的记录,这意味着,佛罗伦萨钱庄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东山再起,从打击中恢复过来。^⑭

1433 年的资产负债表证实,佛罗伦萨钱庄依赖罗马分行和威尼斯分行来为自己提供部分资本。经理福尔科·达多阿尔多·波尔蒂纳里于 1431 年 5 月去世,由乔万尼·迪比奇的第一位合伙人的儿子利帕乔·迪贝内代托·德-巴尔迪接任。巴尔迪拿出 2 000 弗罗林作为他在资本中的股份,因此,资本从 12 000 弗罗林增加到 12 500 弗罗林。另一方面,福尔科·波尔蒂纳里的继承者们未收到他的份额 1 500 弗罗林,而是被保留下来应对他作为无限责任合伙人应负责的可能损失。

与 1427 年财务报表不同的是,1433 年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几乎等于负债:相对于超过 150 000 弗罗林的总额而言,52 弗罗林 3 索尔多 1 德涅尔的差额是非常小的,但这肯定是由于计算余额时出的差错,而非因为缺乏对复式簿记基本原则的理解造成的。^⑮有笔小账目